

38

# 魯迅社文稿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 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 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

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

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 非常亲热的 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 对中国的 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 帝国主义和封 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 的东西。不把 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 它们 之间的 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 则是彻底 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 有中国历史 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 文化革命。当时 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文学提倡 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 伟大的 功劳。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那时，以共产党的 《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 《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 主张，共同 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 反对了封 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 反帝反封建为 内容的

## 新文学和白话文。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 新人物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 科学 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 运动 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 的统治 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 孔夫子的一套 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 信奉，做文章的人 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 阶级及其 帮闲者们的 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 内容 和形式，都是 八股式 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 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 看，号 召人 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 就是 五四运动 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 从 这里 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 学校，教 出了许 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 是很出名 的。可是他 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 学生樊 迟问起

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 推开 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 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 合作 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 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 前无 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 知道 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 孔林的人们，我 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一九五五年）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 贵族，也没有 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 职业是 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 了解一些 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 和 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 的事 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sup>①</sup>

(一九三五年)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sup>②</sup>，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sup>③</sup>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象连形象也成为亵瀆<sup>④</sup>，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sup>⑤</sup>也终于只好采取“全

部，或全无”的勃兰特<sup>⑥</sup>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sup>⑦</sup>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sup>⑧</sup>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sup>⑨</sup>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sup>⑩</sup>，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sup>⑪</sup>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sup>⑫</sup>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sup>⑬</sup>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sup>⑭</sup>和《五经》<sup>⑮</sup>；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sup>⑯</sup>；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sup>⑰</sup>。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sup>⑱</sup>。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sup>⑲</sup>，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调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sup>⑳</sup>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sup>②1</sup>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sup>②2</sup>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sup>②3</sup>，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

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sup>㉔</sup>，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sup>㉕</sup>，为野人所嘲弄<sup>㉖</sup>，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sup>㉗</sup>，饿扁了肚子<sup>㉘</sup>，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sup>㉙</sup>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sup>㉚</sup>。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sup>㉛</sup>。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

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sup>㉚</sup>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sup>㉛</sup>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㉜</sup>，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sup>㉝</sup>，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

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sup>⑬</sup>，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sup>⑭</sup>，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sup>⑮</sup>。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sup>⑯</sup>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sup>⑰</sup>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sup>⑱</sup>

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sup>④</sup>，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sup>⑤</sup>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

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sup>⑭</sup>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sup>⑮</sup>。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sup>⑯</sup>。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sup>⑰</sup>去看看罢，恐怕会象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

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中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日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期，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亦光翻译。后由鲁迅略加改定，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跑到曲阜“朝圣”，把鼓吹孔孟之道作为“剿除”共产主义的手段。此后，修孔庙，复祭礼，奏韶乐，倡读经，不一而足。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为了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更强制推行“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之类的封建道德作为“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特别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强迫各地学生读经。

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信中说：“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罵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一面鼓吹尊孔，叫嚷什么孔子思想是“中国固有文化的

结晶”，“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應該发揚孔子之道”等等。魯迅在写作这篇杂文的时候，他们在日本东京湯島重建的孔庙已经落成，举行隆重的典礼。国民党反动政府特地把“圣裔”孔昭潤派去东京，“拜他们的祖宗”。

② 湯島，这里指的是湯島圣堂，是江戸幕府时代盖的日本最大的一座孔庙。一九二三年烧毁，一九三二年由天皇资助重建，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落成。伪满州国傀儡“皇帝”和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都去“参拜”过。

③ 何键，国民党军閥。他在湖南残酷地鎮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提倡奴化教育，尊孔读经。魯迅曾作过一首詩讽刺他：“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公民科歌》）

④ 褒渎（xiè dù 音谢毒），轻慢，对人不恭敬。

⑤ “儒家”是孔子学派的专名，它是维护奴隶主貴族统治的反动学派。“儒者们”指的是那些儒家的信徒。

⑥ 勃兰特，十九世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全部，或全无”是勃兰特的話。

⑦ 《孔子家語》，十卷，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一部书。相传为三国魏国王肅收集和伪造。

⑧ 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他和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清议报》是他在逃亡日本后在横滨发行的一种旬刊，一八九七年創刊。内容为鼓吹“保帝反后”（保护光緒皇帝，反对慈禧太后）、提倡君主立宪，推行改良主义。